

說 小 事 實

郭 來 子



(册 全)

著 隱 市

MG
I 246.1
628



3 2168 6629 7

實事小說 郭來子

著者 市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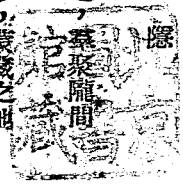
華夏干戈擾攘間，烏雲吹散見青天，政教更新貴歐化，野人頑固性難遷，羣聚隴間爭遺麥，動傷民命百萬千，全國統一無事日，閒將將墨循狐禪——

青天白日之下的中華民國，兵戈擾攘的自亂了一十九年，好在地大人多，蒙藏之地丟失點不算什麼，人民死傷個千數八百萬，仍然顯不出少來，幸喜民心厭亂，南北兩雄握手，一致主持和平，全國統一這才有了希望，政治漸漸的走入正軌，但是無數好男兒的頭顱換得來的，這種代價可也不算賤了，

在那東北軍通電主張和平的時候，河南的戰事正在劇烈，閻百川否認和平仍向前線催促進攻，歸德之役雙方死傷大概有兩三萬人，書中單說那河南主席兼晉軍第六路總指揮萬選才，萬軍長本是晉軍中著名的一員大將，能攻能守，智謀胆量過人，紀律雖嚴，可是待人極寬，對於部下士卒真是手足一樣，在那東北和平通電發出之後，閻軍的主張打算是豁出全軍的力量，一鼓作氣將中央軍壓迫下去，然後再談和平，在議席上也好佔幾分勢力，這日發出總攻擊令，萬選才身任隴海線中路總指揮，揜臂先登，奮勇前進，果然大有進展，無如中央軍有兩種利器，足能制止閻軍前進而有餘，一種是唐克車，這唐克車如同活炮台一般，全身鋼板不怕槍炮，還能衝過戰壕，用機關槍掃射敵人，一種

實事小說 郭來子

805652



是戰鬥飛機，一架飛機可帶四個一百二十磅的大炸彈，駕駛員還可以用機關槍向下掃射，晉軍方面，除去手榴彈，便是大刀片兒，以兵器而論閻軍早就居於失敗之列了，孫子兵法上說知己不知彼，一勝一負，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閻軍呢，可謂之不知己不知彼，自然是有敗無勝，好在敗了與主將的安全富貴上沒有關係，這次戰鬥關係生死事小，政局的變動事大。萬選才督隊進無約有四十多里，中央軍的唐克軍往來衝突，飛機盡力擲下炸彈，戰了三天三夜，死傷的兵士都鋪滿了地皮，兵士臥倒放槍都用死尸作掩蔽物，閻軍因為無法抵制飛機唐克軍，只好拿大刀片沖鋒，這種不知人道主義的戰爭，可謂之大捨民命，還有個不失敗的道理麼，萬選才是奮不顧身向前死戰，晉軍的戰線已經成了銳角形的陣式了，前線上忽然接到津浦線的警報，說是有個土匪投降的薛某，聽了晉軍後方，泰安被圍，接二連三的又接到電報，說是晉軍在大汶河潰敗，山東臨時主席鄧錫財政廳長宋克賓棄去濟南逃走，隴海綫上的晉軍心中慌亂，兩翼漸漸向後退却，可就和中路的萬選才丟到最前綫上了，這日正在拂曉，萬選才坐着鋼甲汽車督戰，忽然空中飛來二十多架飛機，又沖過幾輛唐克軍，大刀片不能抵抗，只得向後退却，此時地上的死尸已經是累累如同山堆似的了，死就了的還好，半死不活的，連哭帶嚷，缺胳膊，少腿，破腹露腸，腸胃崩裂，一個彈炸下來，炸的人肉滿天飛，唐克軍所過之處，作了輪下之鬼的不知多少，飛塵濃烟遮蔽日光，哭喊之聲，震動天地，這種慘狀大概地獄的鬼

王都能吓跑了，萬選才正在迷迷糊糊的時候，忽然來了兩輛唐克車將他的汽車圍住，開車的知道事情危險忙用白手巾亂搖，這也是制止敵人不准放槍的記號，於是唐克車上的車長下車一看，原來正是萬總指揮連忙舉手爲禮說道，不知是萬司令，險些開了槍，請司令到我們軍部去吧，萬選才到了此時是知道被敵俘擄了，只好隨他們處分罷，遂向唐克車隊長說道好罷，就請你引我到你們軍部去罷，復又吩咐開車的道，你隨着他們走就是了，那兩輛唐克車真乃是如風似電，巧奪天工的殺人好利器，不論高坡窪道，如走平道一樣，萬選才坐在汽車之上心中暗道，不怪中央軍可以戰勝，以這樣生龍活虎的利器抵擋鐵片刀，那豈不是摧殘拉朽嗎，再說這還是歐洲過去的軍械，把廢貨賣給我們，尚且如此厲害，這要是把人家最新的利器拿出來，我們用什麼抵抗啊，他的心中這樣想着，不大工夫已然來到軍司令部了，早見營門前排列着若干軍隊，一員軍官在那裏站着，一見萬選才的汽車，趕緊向前跑了幾步，向汽車行禮大聲說道，我們願軍長久候多時了，命部下前來迎接，萬選才聽了心說他們怎麼會知道我被擄呢，（其實人家早就接了前綫的電話了）連忙點頭下車，當時過來幾名下級官長，將萬選才車上的馬弁的武器解除，迎他的這位官長就是願軍長的副官長，萬選才隨着他走進軍部，將到中院，就見願軍長迎到院中笑道，哎呀萬同志你受驚了，萬選才笑道，在前綫打仗這是常事，好在我們都是一黨的同志，誰勝誰敗沒有關係，願軍長道，請廳裏坐罷，你老哥到這裏來的事

，兄弟已然電告總司令了，大概總司令乘坐飛機今日必到，還要借重你老哥的力量收拾大局呢，萬選才道，總司令用兵如神，真比孫吳孔明還高，兄弟是佩服極了，所以才自己衝過戰線前來投誠，願軍長笑道你老哥那分愛國擁護中央的志向，總司令早已就知道，副官長你去知會各位處長都到這裏，大家給萬總指揮壓驚洗塵，副官長連聲稱是，連忙轉去，不大工夫各位處長一齊來到由顧軍長一一介紹，大家都稱贊萬軍長深明順逆，擁護中央，不愧是先總理的信徒，黨國的元勳，一時羅列杯盤山珍海味並進，萬選才心中默想，閻軍裏連個餅子都吃不着，人家軍隊能吃滋味鮮貨，足見蔣總司令的智謀過人了，酒飯已畢，正在吸煙閒談之間，軍校飛報進來，說是總司令已經到了，萬選才向顧軍長笑道，蔣總司令真不愧飛將軍自天而下，顧軍長笑道，蔣總司令的是先總理第一位信徒，那種學識魄力大概屬第一了，見面之後，老同志你就知道他的度量有多大了，說話中間，衆人走出客廳，將出營門，早見蔣總司令，同着一位文人走來，顧軍長向前跑了幾步，行禮報告道，現在萬選才總指揮前來誠心投降，已在營門外伺候總司令，蔣總司令笑道，好極了，此時萬選才也向前走了幾步，立正舉手，說道，部下萬選才反正來遲，請總司令從嚴懲處，蔣總司令道，我們都是同志，不必客氣，中國乃是大家的中國，不愛中國就是不愛自己，苦害中國就是苦害自己，兄弟和閻百川都是革命分子先總理的門徒，今日相見以兵，實在出我意料之外，好在百帥部下的諸同志，滿都明白大體，

漢卿同志，現在已有電報到來，不日就要派隊入關，到了那時候，和平自然就要實現了，一邊說着話來到大廳之內，蔣總司令連忙與萬選才商議如何能使第六路軍隊，在隴海綫上倒戈，或者命師長石振清率領全部前來投誠，若能如此隴海全綫不戰成功，萬選才道，部下給石振清去信，命他就在他防區內豎起歸附中央的旗幟來，兩翼自然就得退却，蔣總司令拍掌笑道，萬同志的計畫太妙了，這種策略不費一刀一槍便可以和平解決戰事，真乃是功德無量，立刻命人取過文房四寶，請萬總指揮寫信，萬選才也不加思索，他想那石振清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當然服從他的命令，誰知這封信送去之後，並不見石振清的動靜，萬選才在顧軍軍部焦灼非常暫且不題，單說晉軍之中，自萬選才被俘之後，馮總司令惟恐第六路軍隊出了變動，即時調遣得力軍隊連忙來到隴海中路，一則助戰，二則監視石振清，過了兩天萬選才派了一名心腹拿着自己親筆書函來見石振清，通知他即日投誠，不然自己必有性命之憂，石振清看畢來信，立刻命人暗地裏先將來的馬弁斃命，然後自己躊躇不安，正在這時候，忽由總司令部派來一個參謀奉着馮總司令的命令，大意是勸說石振清不可輕信敵軍的言語，萬選才業被槍決，并委石振清充任第六路總指揮，命他會同兩翼友軍刻日恢復原來防地，石振清接了這道命令，已是心滿意足了，第六路總指揮，將來必是河南省主席，況且有友軍監視着更不好行動，不如趁此機會得了軍權，富貴功名自然到手，立時振起精神整理部隊，預備迎敵，馮總司令偵知

萬選才有勸石振清投降的信，一方面派人冒充石振清向馬弁前去投信，說是刻日在原防叛變，請願軍長率隊接應，一方面令第六路軍隊向前猛攻，又派兩翼左右夾攻，援助中路，又復密令各軍不准放槍，到了切近純萃以大刀隊手搥機關狂攻，闕馮兩軍是這樣戰略，願軍聽信了萬選才的話，說是石振清已然誠心投降，不加防備，幸爾蔣總司令諸事不肯大意，後方尚有預備，比即兩軍相遇不過離着三二百密達了，只聽石振清軍中一聲吶喊，殺，殺，大刀隊人人奮勇前進，願軍開槍也不過放出兩個子彈，大刀隊已經來到跟前，願軍知道事情中變，急急後退，蔣總司令接到前綫消息，一面令人先將萬選才槍決，一面派遣全部唐克車接應，又派飛機擾亂敵軍歸路，雙方并進，這才把本軍收容回來，這一仗雖然沒受多大的損失，可也失去了不少的軍械，石振清得了個小小勝利，闕總司令立時嘉獎，實受了第六路總指揮，并許給他將來向河南主席，豈知在這時候，山東青州的閻軍也退却下去。韓軍也快進到德州，東北呼籲和平無效，不得已只好派兵入關接防晉軍，闕百川願家的心盛，將山西軍隊盡數退回，馮軍孤軍難於支持也只好退回潼關，東北軍西接大名，東接獨流鎮，石振清的第六路軍隊改編歸西北軍去了，石振清攜十來萬現款，跑回北平，帶着他的寵愛的姨太張玉鳳，居住在宣武門內頭髮胡同，打算隱姓埋名作個富翁，

石振清自脫離了軍界却也十分快樂，每日同着姨太張玉鳳，除去聽戲就是看電影，

不然就約上三二知己在家裏打麻雀，較比在軍隊裏當總指揮，每天吃不着一頓舒服飯，成年論輩子不敢脫衣裳，只要一開仗腦袋上頂着炸彈，身旁淨飛槍子兒，臨完了還得加上內亂犯的頭銜，於國於民純然有害無利，於自己身心更沒有絲毫好處，這一休息，氣色也白了，身體也胖了，這日由河南來了一個總指揮部的馬弁名叫馬錦堂號叫子寅，本是萬選才當日的馬弁，後來伺候過石振清，人很幹練，也還能寫鴛算，因為在什剎海南官房口前井兒胡同，門牌甲十四號，給萬選才看守空房，閒着沒事，特來給石指揮請安，石振清一見馬子寅便問道，現在萬老太太和萬二夫人還在天津住那，子寅道，二夫人現在也沒事可作，近來萬旅長萬殿尊和總指揮的二姨太太也都來到天津了，石振清道，我們這一失敗，你說得閒下多少人來罷，大家的飯碗子就算砸了，馬子寅道，部下也是這樣想，部下今天給總指揮請安，就勢請總指揮給部下設法找碗飯吃，石振清道，軍人的飯我是絕對不吃了，也不願意給別人介紹馬子寅道，總指揮是功成名就可以離開軍界，似乎部下，不吃軍界還是真沒有法子生活，石振清笑道，難道說你落草的那天就穿着號褲子嗎，馬子寅道，部下原先作過電料行的生意，別的營業就沒作過了，石振清道，電料行這項生意聽說利錢很大，馬子寅道，電料之中身分很大，材料的成色大有分別，小電料行內，專門收買舊線舊材料都按着次等新材料的價錢售賣，所以大生意作不了，講究主兒都找華泰去辦，可是北城一帶，華泰家有點兒就不上，馬子寅道總指揮若肯拿

點資本，部下買賣力氣，這項營業不論如何總不能賠錢的石振清道，好極了，你趕快去棧房，大概得用多少資本，你預算預算，我給你預備款項，馬子寅道，總指揮這樣厚恩，部下自當粉身碎骨的酬報。石振清笑道，我們大家在軍隊裏既是共同爲吃飯，現在作生意仍然是共同謀碗飯，只要大家熱心作事，如果賺了錢，你我平分，馬子寅道，總指揮向來是忠厚待人，部下自然要努力前進，石振清自退出軍界，本想經商，恰巧遇見馬子寅，借此便可以小試其端，——

次日馬子寅便來石公館，述說已經在西四牌樓北，武王侯胡同口外路西，有坐關閉的舖子可以倒過來，足夠開個電料行的，石振清道，地點很好，大可招攬西北城的生意，大概連倒舖底帶上材料得用多少資本呢，馬子寅道，昨天晚間部下預算了預算，統共得有三千塊錢，石振清道，錢財却是不多，賺錢也是小事，千萬不要拉下虧空，馬子寅道，總指揮只管放心，部下不會賺錢還給您拉下虧空嗎，二人計議已定石振清當時交給馬子寅三千塊錢的支票，取名叫雲龍電料行，不多日子電料行就開張了，開張之後買賣很是發達，但是石振清監視的很厲害，每天的賬目都要自己過目，小電料行的生意，本是一半騙人，若是按賬去核算，買賣可就反倒不好作了，因此馬子寅心中老大的不高興，又因爲依人吃飯，而且自己兄弟姪兒都在行裏作事掙錢，只好忍耐在心裏——

朔風凜冽，天氣嚴寒，素幃中的一個青年孀婦，斜倚在枕上，慢睜杏眼，手托香腮

，注視着一張像片，長歎了一聲，自言自語的道，天乎，天乎，人道何在，天理何存，石某，你真忘恩負義忍心把你的恩官賣了嗎，夫啊，夫啊，你有靈應，使我能替你報仇，咳，不信我是個女人就不能手刃仇人的頭嗎，親嘗仇人血味，說罷，熱淚流了滿面，濕透了前胸的素衫，這少婦正自愁腸萬轉的時候，忽然進來了一個小丫頭，縹着雙眉向少婦說道，二太太您這樣愁死了，也不濟事，您就是餓死了，老爺也是活不了，您未幾太愚了，少婦聽了丫頭這兩句話，反倒痛哭起來，口內喃喃的道，我不看着仇人死去。我是絕不甘心，丫頭道，您就是打算給老爺報仇，您也應該把身體保養結實了哇，少婦聽了這句話，她便挺身坐起說道，好好，你去給我弄一點吃的來罷，丫頭轉身出去，不大工夫托着一碟炒鷄子，一碗高湯兩小碗兒飯，這位二太太勉強着吃了幾口，仍然咽不下去，丫頭道，二太太您要是這樣發愁着急，豈不把自己的命也饒上了嗎，二太太咳了一聲道，這大仇不報終不能安心，兩方打仗誰殺誰那是無的可怨的，石師長他是老爺由當兵提携起來的，就便是不肯投降，也不應該詐降反攻啊，這是明知道。老爺准得叫人懷疑詐降嗎，丫頭道，您不用乾着急，昨天我到外頭院，聽楊少爺和一個人在那裏閒說話兒，楊少爺也很生氣，據他所說的話，大概也是想着給老爺報仇，太太何不把他喚進來，和他計較計較呢，二太太道，咳，他們都是粗人，報不了仇，反倒弄出毛病來了，丫頭笑道，那麼太太一個婦道人家，一個人怎麼辦呢，不好死了他們是個男子，力氣

也大胆子也不小，還是都會放槍，在前綫上打過幾年仗，殺人如同兒戲，不用他們誰能替老爺報仇哇，二太太道，那麼你到掌燈以後把楊大保叫來，我問問他，有什麼好法子可以報仇——

電燈燦爛，青白光色，照在愁人臉上，加上三分白色，屋中坐着景蕙蓮才的二夫人孫氏，旁邊坐着個糾糾武夫，年約三十以內，怒氣滿面的，二人對坐無語，只聽壁上掛鐘喀噠喀噠的響，不大工夫他便嚕嚕的告訴人，天已十二點了，勿聽二太太道，你既有這樣的熱心，應用什麼法子呢，大保你是老爺的親戚，又受過他大恩，楊大保道，這也沒有什麼研究的，總之一刀一槍的和他拚命罷，不過我一個人勢力是單的，我想彭子英，也是老爺多年的舊部下，也受過大恩的人，我和他商議商議，或者能有好法子，二太太道，反正你去酌辦着辦，如果報了仇，我必有重重的酬勞，可以叫你們一輩子都不奔忙了，說話之間，由小枕箱裏取出五百塊錢，交給楊大保道，你先帶上五百塊，如有用項，只管向我來要，不過你姨夫這深仇大怨就在你的身上了，楊大保道，反正一命抵一命，如果把他弄死了，我就是死也有名的，說畢告辭去了，

次日楊大保約着彭子英到空屋子裏，說明二太太如何要給總指揮報仇，叫他設法把石師長殺死，事前用多少錢都可，事後必有大大的酬勞，彭子英道，我早就有心替總指揮報這個仇，無如勢孤力單手裏又沒有多少錢，現在二太太既有這樣志向，我彭子英當

然要出死力去作這件大事，這裏還有一個可約的人，那小子可楞着呢，胆子又大人又穩，前幾天我在天祥市場喝茶遇見他，他楞在茶座兒上嘆嚙，非殺石師長不可，我怕鬧出事來，把他同到厚德福雅座裏，吃了一頓飯，他說目賭總指揮怎麼給石師長去信，人家蔣總司令待總指揮怎麼樣寬厚，後來怎麼接到石師長回信總指揮和顧軍長怎麼計議接應，好，原來石師長是個詐降計，你想人家怎麼不把總指揮槍斃了呢，總指揮臨死的時候還大罵石振清忘恩負義哪，一提石振清他就臉白，足見得他是真心要給總指揮報仇了，楊大保笑道，你說了半天這個楞小子是誰呀，彭子英笑道，唉，就是那個「郭萊子」嗎，彭子英道，是他

楊大保道，郭萊子歲數雖然不大，可是他的胆量過人，我在前綫上，見他隨着總指揮，槍炮彈如同雨點似的，他仍然面不更色的到處去傳令，可是總指揮待他也很優渥，這個人可以共生死，可以共患難，我們不可以不聯絡他，你明天就約他過來，我們三個人共同商量商量，彭子英道，就是二老爺近來很胆小，一到掌燈就不准開大門了，鬚鬚誰要謀殺他似的，楊大保道，我們明天商議好了，晚車就可以到北平，誰還回公館嗎，彭子英道，明天我一定要把他約來楊大保心說我有這兩個不怕死的帮手，石振清的性命，便是我掌中之物了，

次日下午彭子英果然同着「郭萊子」來到，三個人坐在空閒屋子裏，促膝談心，

郭萊子「道，怎麼着楊大哥你有心要替我們總指揮報仇雪恨嗎，楊大保道，這是什麼話，總指揮又是我的姨夫，又是我的恩主，就這麼眼睜地白的被石振清賣了，你想想我能甘心嗎，況且二太太誓與夫主報仇，「郭萊子道」，二太太也有報仇之心，我們既是同志，明天我得見一見二太太，我「郭萊子」替主將報仇，可不能肉埋在飯碗裏，只要二太太知道我「郭萊子」是替萬總指揮報仇，就是粉身碎骨死而不怨，楊大保道，二太太你也常見，你又不是外人，你等一等我給你上去回一聲，你見了二太太，你再聽二太太是什麼意思，「郭萊子」道，那麼你就上去罷，楊大保道，你們哥兒倆等着，說着話邁步去了，不多一時，楊大保走來道，二太太叫你哪，「郭萊子」連忙站起，跟着楊大保彭子英走到內宅，來到樓上，只見二太太滿面愁容，郭萊子連忙立正鞠躬，二太太道，自總指揮去世，你們大家都閒着沒事，總指揮本來沒有個死，就因為石振清忘恩負義，假說投降，故意把總指揮作了犧牲品，他呢，想着得那河南主席，不想東北張長官，派兵進關馮兩總司令都卸甲歸由了，國家大事也用不着我們來管，就說總指揮若不是石振清貪圖富貴，想着河南主席，怎麼能把你們總指揮送了命呢，所以我認成殺死你們總指揮的就是石振清，我的仇人也就是石振清了，「郭萊子」道，部下目睹其事，總指揮完全是他所害，部下早有替總指揮報仇之心，只因一時不能前往北平，方才聽楊大保說二太太也有報仇的念頭，部下雖是個粗人，可敢說是赴湯投火，萬死不辭，二太太

道，我聽楊大保說你很義氣，我是婦人家，手無搏鷄之力，沒有恰巧的機會，怎麼報仇，現在就仗着你們三個人了，我呢，只有聽你們的辦法，若是用錢只管來取，因為報仇就是花盡了家私，我也是樂意的，「郭萊子」道，請太太放心，我們三個人不論如何也把石師長弄死了，就是因為把他弄死，我給他償了命，部下死也有名，太太只管聽喜信罷，明天我們就進北平，二太太忙道，你們先坐一坐，我給你們多帶上點路費，萬一有用錢的地方免的窘住了，說話又取出三百塊錢交給「郭萊子」，「郭萊子」道，其實用不着多少錢，二太太道，你們辦事總宜慎重，不要粗心大意，「郭萊子」三人退去，

次日三個一同來到北平，當天住在利通飯店，三個人分頭探詢石振清的住處，以及他的情形，可巧遇見馬子寅，楊大保道，馬大哥，你作什麼哪，你不是給總指揮看那公館嗎，馬子寅道，專看空房早就餓死了。現在石師長交給我幾個資本，在西四牌樓北邊，開了一處雲龍電料行，楊大保向郭萊子一使眼神，郭萊子忙道，還是老上司不是，石師長還很念舊，總算是我們的恩上，馬子寅道，你們哥三個到北平來有什麼事嗎。楊大保道，有什麼事，為窩頭問題來的，打算找碗飯吃，我們來了三天了，連個熟人兒都沒看見，今天真是走運，恰巧遇見你，沒有別的借重你的力量，給我們大小介紹個事，先把這個嘴喂好了，馬子寅道，走罷，先到我們行裏去坐，好在我們都是患難的弟兄，楊大保道，我們也應該到馬大哥那裏看看，於是四人來到雲龍電料行，當晚馬子寅挽留楊

大保等吃了晚飯，這幾個人却是前敵上的朋友，又都是萬選才的馬弁，在異地相逢自然是特別的親熱，後來談起楊大保三個找事作，馬子寅說你們既然找事，何必住在飯店裏，那得多大的調費，不如挪到行裏來，一則省花費，二則各處消息靈通，也好找事，楊大保非常喜歡，心說這雲龍電料行既是石振清的買賣，他總短不了到這裏來，實在沒有害他的法子。還不會明着他用槍打死嗎，想罷連忙說道，還是老同事不是，真有個義氣，明天我們就搬過來，當日幾個人盡歡而散。

次日郭萊子等遷移到雲龍電料行暫住，三個人每在沒有人的時候，密秘研究辦法，楊大保道，聽馬子寅說趙文學現在給石振清開汽車，他也是總指揮的舊人，在前線上就是給總指揮開汽車，我們何不聯絡聯絡他，或者借重他的力量，把老石弄出來，我們想他的法子，「郭萊子」道，趙文學跟我還是盟兄弟呢，楊大保道，叫彭子英去，找趙文學，他如果肯來，我拿話試探他一下子，他若是肯意幫助我們，那可真是天助我們成功了，彭子英道，我去最好，我和石太太都很熟，彭子英說話之間便去尋找趙文學，比即來到頭髮胡同，石振清公館，恰巧趙文學正在家中，二人見面之後各訴離別之情，談起河南失敗，萬總指揮死的如何可慘，趙文學低聲說道，要不是這位石爺詐降反攻，萬總指揮怎麼能死呢，彭子英道，已過的事情不必題了，我們現在都沒有飯吃了，你的拜弟「郭萊子」也到這裏來找事，我們都在雲龍電料行裏浮住，楊大保也住在那裏，今天晚

聊你擇個工夫到那裏，我們幾個舊同事，湊在一處，喝會子酒，談談心有多麼痛快，趙文學道，今天他要在家裏打牌，我可就有工夫去，不然他起的晚，明天一清早我就去彭子英道，好極了，我們幾個人不出門，專在電料行等你，說罷彭子英仍回電料行，告知楊大保，趙文學也很滿意老石的行爲，楊大保道，等他來的時候，我用話引動他，看他如何，恰巧是日晚，石振清約了幾位朋友在家打牌，趙文學得了工夫便來到雲龍電料行，四個人見面歡喜非常，都說是河南這一戰，真乃九死一生，「郭萊子」道，大哥你我跟隨萬總指揮這幾年算是享盡了福了，沒想到鬧了這樣的結果，現在我們弟兄四零五散，想起來有多慘哪，趙文學道，要不是石師長，倒戈，萬總指揮也不至死，他老人家不死，我們何必這樣東跑西顛的找飯吃呢，楊大保道，那麼你在石師長這裏怎麼樣啊，趙文學道，石師長近來非常的奮吝，他的那位姨太太張玉鳳更刻薄了，打牌的頭兒錢他都分去一半，楊大保道，他這樣行事，可跟萬總指揮差的太多，趙文學道，我也伺候不了他，到了下月，我也要另謀別事了，郭萊子道，你近來手頭兒還足嗎，趙文學道，我們弟兄在河南花慣了，每月掙他這三十多塊錢，拿到手裏就算沒了，楊大保道，不要着急，好事在後頭哪，我這兒帶着幾個錢，你先拿去用，如若花沒了，還可以向二太太去要，趙文學道，二太太是你姨兒，你可以花他的，我們總算是他的屬員，萬總指揮一死，我們到那裏吃碗閑飯都不好意思，楊大保道，豈有此理，你問問「郭萊子」「彭子英，

他們在萬公館照舊吃飯拿錢，不過我們到北平爲點兒不平的事，說話之間由兜兒裏掏出一百塊錢票來，遞給趙文學道，你先用這個，過幾天用錢你儘管說話，趙文學道你們够花的嗎，郭萊子道，咳，有的是錢，你不要惦記我們，趙文學將錢帶好，此時郭萊子見電料的人都不在跟前，遂低聲向趙文學道，你我還是去到天津萬公館去混罷，老石這個人太沒有良心了，趙文學道，可不是，他干不該，萬不該作這賣友的事，郭萊子道，你知道我們三個作什麼來的，趙文學道，不是來謀事嗎，

我們謀的不是我們各人的事，我們是奉了二太太的命令前來替萬總指揮報仇，趙文學道，那麼你們打算要下石師長的手罷，郭萊子道，要不是他，我們的飯東怎麼會能死呢，趙文學道，他近來也自覺他的行爲不對，他諸處都很留神，他連生朋友都不見，打算下他的手可不容易，郭萊子道，我想只要你肯幫忙，我想這件事就容易辦，趙文學道，我也受過萬總指揮天高地厚之恩，但能報仇，我是盡力幫忙，可是你們打算怎麼辦呢，郭萊子道，我們等着他那天出城，我們在野外等着他，走到空曠的地方就把他弄死在車上我們開着車繞道，跑到天津，一入租界，就算完了，趙文學道，這個法子算是白說了，你別瞧他在河南那分殺人，現在他的胆子比耗子還小，不用說他出城，他連東城都不去，依我說這件事大可以謀之於馬子寅，馬子寅近來和他也暗合反目了，因爲他太刻薄，郭萊子道，這件事，非同小可，馬子寅請由你和他商量，如果他肯幫忙，將來我對

二太太去說，自然給他特別的酬勞，趙文學道，好在今天我也住在這裏，等他回來，我跟他詳細討論，此時由「郭萊子」打來好酒，買了許多酒菜兒，幾個人就在電料行大吃大喝起來，天到十一點鐘，馬子寅才回來，由趙文學和馬子寅說明楊大保等的來意，馬子寅也是萬選才的屠戶，現在又與石振清不和，聽了趙文學的言語，他便允為幫忙。這些凶徒本是前線上的屠戶，拿着殺人就當兒戲，不然謀殺人的事，三言兩語，便可允為幫忙，這豈不是怪事嗎，這便是中國倒毒的怪現象，足見得在戰線當過兵，殺過人的人們，他要是一但不當兵了，可是什麼凶險的事都敢作所以社會上多出慘殺案，大概總是這種原因，所以有人說，中國打算滅盡了盜匪，那得教育普及之後二十年，才能有那種好現象哪，因為受了盜匪性的人們，全都死盡了，才有好的那一天呢——

馬子寅允為幫忙，趙文學這才同着馬子寅過來與楊大保當面又說了一遍，楊大保道，好在我們都是軍長的老部下。統通的都是一家人，事成之後，二太太必要拿出一筆鉅款，我們從此也就可以遠走高飛，心平氣和找個正當的營業，享幾天的清靜幸福，郭萊子道，子寅比我們多念過幾天書，肚子裏寬綽的多，你說怎麼才能謀了他之後，還要不露痕跡呢，馬子寅道，我有個法子，你們幾個人，聲言說萬二太太不日就撥到北平有事，派你們先來收拾房間，趙文學你也把這話往石太太耳朵裏灌，等到動手的那天，楊大保你去請石太太，就說二太太已經由天津來了，石太太知道你是二太太的外甥，他必相

信，他到了空宅子之後，先把他細起來，堵上他的嘴，石師長一見他的太太總不回去，他一定要到萬宅去探望，這時候趙文學要緊緊跟隨他，你們將他誰到宅內，就把他照樣的細好，兩個棉羊似的，你們怎麼都把他們處治了，不過得把尸身藏的嚴密，這是要緊的事，仇恨已報，就得赶快回天津，這件事就算大功告成了，「郭菜子」道，此計太妙，你老哥比水滸上的吳用還多三招兒，好了，就依計而行罷，那麼，我們幾時搬到空屋子去，馬子寅道，不要猛了，我慢慢把那看房的打發了，然後你們一個一個往裏搬，不然警察看見空房子裏忽然來了幾個壯漢，他們注上意就不好辦了，——

幾個殺人的魔王，把謀石振清的計畫商量妥協，又過了三天馬子寅把看房的人散去，聲言萬二太太日內搬到北平居住，趙文學也把這類的風兒吹到了石太太耳朵裏，石太太本來和萬二太太都是一流人物，原先都在「前線上隨任」，彼此十分要好，況且女人的思想都在勢力上注意，萬太太總是長官的夫人，石太太是時常去應酬，這日正是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忽有萬宅馬弁楊大保來到石宅，

好在石宅號房的人和楊大保有個半熟臉兒，忙道，楊爺由那裏來楊大保道，師長在公館嗎，傳達答道，師長出去洗澡，楊大保，笑道，我們二太太由天津搬回舊宅子來了，叫我特意前來，請石太太立刻就過公館裏去，二太太說，和石太太有面商的重要事件，傳達道，楊爺你坐一坐，我進去回一聲兒，去未多時，轉來笑道，我們太太說，很想見

見二太太呢，你先回去，隨後就到，楊大保笑道，我們太太在天津時常念叨石太太，老姐妹倆總算是對勁，說話之間，告辭回歸萬公館，見了郭萊子彭子英，叫他們預備擒捉石太太，此時三個人心中突突亂跳，擦拳磨掌專等害人，工夫不大，只聽有人打門，楊大保趕忙出去，開門一看正是石太太，手裏提着小小皮包，楊大保連忙鞠躬行禮問道，太太坐什麼車來的，石太太道，汽車叫師長坐走了，怕你們二太太等着急，僱輛皮車來的，楊大保隨手把門關好，轉身說道，太太請裏邊坐罷，我們太太在後院呢，石太太笑着款動金蓮，去到後院，只見廊簷下站着兩個壯漢，並不見有女眷出來，回頭向楊大保道，二太太在那兒呢，楊大保道，昨天才到，屋子還沒拾掇，太太在套間裏，郭萊子笑着說道，二太太說請太太南屋坐罷，石太太比即走進南房一看，只見四壁皆空何嘗有個女眷，心中已然明白這不是好事了，將要轉身向後退走，此時郭萊子和彭子英如同餓虎一般撲上前來，一個把住了石太太的兩手，一個用條大毛巾兜住了石太太的嘴，三個凶漢如同抓住小鷄一般，把石太太推到西裏間兒，當時楊大保解下褲腰帶，將石太太倒剪二臂捆好，又將手巾兜住了石太太的嘴，此時石太太張玉鳳嚇的魂不附體，周身亂顫如同綿羊臨了血盆子似的，連全身的筋肉都是哆嗦的，楊大保低聲說道，快去找繩子，彭子英找來繩子，又將石太太的兩腿捆好，楊大保給褲子繫上，這才又商量石師長來的辦法，楊大保道，石師長到了的時候，郭萊子你去開門，我跟彭子英迎接他，他可比石太

太難擒，彭子英你預備着一件大氅，他走進兩房，郭萊子你就把他攔住，彭子英你用大氅把他腦袋緊緊包住，別叫他叫出來，把他推到東裏間，然後把他捆起來，也把他嘴堵上，然後再想害死他們的法子，幾個凶犯把害人的手續研究好了，就等堂堂的第六路總指揮石振清來到，這時候楊大保走到石太太面前，石太太此時心裏明白，這些當兵的大概是爲財，用力說道，你們這樣誑我到這裏來，無非是爲得財，你們容我說話，告訴你們錢在什麼地方，你們好取來，楊大保彭子英和郭萊子本是兵中之匪，心目中就知道錢，楊大保一聽石太太說出錢財的話，「便把藏仇的題目暫時放在一旁」，便問道，你說的話對了，你們的銀錢在什麼地方放着，老爺們分一分，也可以饒了你的命，石太太說，你們拿着我的手提包去到宅裏，問我的女僕要過床上放的那隻黃皮小提箱兒，那裏有現款，又有存款摺子，大約總有三四萬，你們幾個分分，還不够花個三年五載的嗎，楊大保道，好極了，我去盪，你們可把他看好了，說着話，拾起石太太的手提包，飛奔去了，石宅的男女僕人，滿用的是粗人，那隻黃皮手提箱居然叫楊大保騙去，楊大保跑回萬公館，將皮箱打開一看，裏頭果有存款摺子二個，一個是永增源存款四萬元，一個是天津交通銀行存款三萬元，另有三千二百塊錢的鈔票，並有取款的圖章一塊，（郭萊子一見這項鉅款，樂的心花都破裂了，幾個凶徒正在高興之時，忽聽大門外，咚咚的打門，

世所謂大丈夫者，非得有特立獨行的本領，到處都仗着自己的良知良能，特長技術，既能謀生，又能保護身體，現代所謂英雄的人們，除了惑衆，就是仗着人多，惑衆的是文人，造出一種引誘青年的邪說，得了一般無知青年的尊崇，其實與社會民生都有妨害，但是他的邪說能够迷亂青年的心性，他便稱當世英傑，行之日久破綻一露，臨到他死的時候，他什麼主張也沒有，仗着人多的人，大半是武人，你看他手握兵權的時候，或者領率大杆兒的時候，殺起老百姓來，真有力拔山兮氣蓋世的意思，髡髮老爺爺都要罵幾句，真像是一口氣吹倒了泰山，一口吐沫能淹死幾縣人民，趕到他一日「失了羣」，把兵柄一丟，政府再下道通緝令，這位英雄跑到租界裏一隱，他比誰都能挨欺侮，再說一個男子漢，身體總要強健的，按說當個軍官，三招兒五招兒總得學幾手兒國術，以防萬一的變故，萬不能一個活人被三個人擒住，連個扎掙都沒有，比個綿羊還要老實，這類的軍官當然沒有真正的氣魄，沒有真正的能力，叫明眼看着實在可憐可憫可恨。

退職晉軍第六路總指揮石振清將軍，這日坐着汽車去到西昇平園沐浴，推頭，修腳，撮澡，舒服了好半天兒，這才坐汽車回到宅中，一進門就聽號房說太太被萬二太太請去了，石振清也並未介意，一直來到上房，坐下將要喝茶，這時候女僕回道，太太被萬二太太請到前井兒胡同去了，後來又有人拿着太太的手提包兒，把一個黃皮箱兒取去了，石振清一聽黃皮箱兒取去，立刻顏色更變猛然說道，那黃皮箱如何能拿出去，裏頭放

着緊要的東西呢，太太走了多大工夫了，女僕道，去了足有三個多鐘頭了，石振清道，黃皮箱兒什麼時候取去的，女僕道，取去沒有一個鐘頭，石振清道，什麼人取的，女僕道，姓楊的，聽說是萬二太太的外甥，又是萬宅的馬弁，石振清忙着站起吩咐道，去，叫趙文學快把汽車開出來，說我到萬公館，女僕答應出去，石振清隨着就往外走，車已然開至大門外，石振清說快前井兒胡同，便跳上車去，車夫趙文學抖精神開車，放足了馬力，比往日開的特別之快，轉眼間便到了前井兒胡同，石總指揮，立刻跳下車去，上前打門，趙文學也不顧車了，連忙趕上石總指揮，說道，部下也隨總指揮進去，石振清心說趙文學是個有心計的人，有個心腹人還怕他們有什麼意外的舉動，等了不大工夫，只見大門開了，裏邊站着個小頭小臉兒的一小個兒，石振清認識是來子，忙問道，二太太和我們太太在那裏，郭來子道，師長請罷，還用回嗎，石振清昂然向裏就走，將轉過穿堂兒，就說我來了，郭來子道，師長請罷，還用回嗎，石振清道，你頭裏回一聲兒，便是南房簷下，楊大保彭子英一見石振清，仇人見面眼紅，說道動手，石振清知道事情有變，一轉身呼喚趙文學，趙文學趕了兩步立時將石指揮的兩臂和腰用力抱住，石振清嚷道，你們打算怎麼樣，這句話將出口，彭子英早將大驚蒙住石指揮的頭上，郭來子楊大保揪住石振清的臂膀，一直推到東裏間內，楊大保又用羊肚手巾將石振清的嘴兜了個極緊，彭子英趙文學將石總指揮的兩隻手緊緊用繩子綁好，楊大保向石振清道，你

也有今日，你今天既是落在老爺們手裏，你就難逃公道了，你既是一驢，當時叫你没命，石振清至此知道是受這羣徒凶的誑騙，諒是綁票兒的行爲，連忙低聲向趙文學道，你是知道我的，我向來待你們沒有什麼錯處，我想你們有這樣的舉動，必是缺少用度了，我在銀行所存款項大概你們知道，你們只管把我放開，我們一同到銀行裏去取現款，你們想想如何，楊大保冷笑道，師長您睜開了眼睛看看，這不是您的軍司令部麼，整天拿着騙人的話當真事來說，又是什麼提陞將士咧，撫恤傷亡咧，又是什麼太太到醫院看視傷兵咧，您以爲可以騙人替你賣命，其實誰不明白那是趕老羊的法子呀。不過既在你手下吃飯，捏着鼻子就得說您是位慈善大家，現在你的性命在我們手裏，你還要使那騙人的手段，我勸你可以死了心吧，況且你的存款也得歸到我們手裏，取不取我們自有權衡，用不着師長操心，石振清道，那麼你們不想，我們在河南相處的那分兒感情嗎，楊大保道，你對誰有感情，萬軍長是你的老長官，你竟自貪圖富貴將他害死，我們和你有什麼感情，我今天直言奉告罷，我們是「奉了二太太的命令」，前來替萬軍長報仇，你說什麼也逃不了性命，石振清聽了楊大保的口氣，料着難逃性命，便大嚷起來，可惜這個院子又大房屋又嚴，又都是玻璃窗戶，況且這條胡同又離着後海不遠，到了夜內沒有什麼行人，楊保大一看他要嚷，立刻幾個人將他推倒在地，用爛布將石振清的嘴堵嚴，楊大保報仇心急。遂把石太太由西裏間拖出，放在石總指揮面前，說道，叫你們公母倆彼此

看着死嘅，楊大保和彭子英用毛巾將石總指揮的眼睛蒙上，郭來子和趙文學將石太太的臉也給蒙好，各用堅繩將石總指揮夫婦脖子套好，各挽了一個活扣兒，楊大保等四個凶徒各自挽定繩頭，四個人騎馬勢蹶好，楊大保哈哈大笑道，弟兄們聽我的口令，勒，楊大保這一個字口令，正如前綫上的殺字相等，可憐那將兵數萬，殺敵無算的石總指揮，被這四個宵小的凶徒，勒的滿地亂滾，更可憐的是，連點聲音都喊叫不出來，石太太本來是孌娜的身軀更沒有一點扎脊，煞時間石總指揮夫婦的冤魂，隨風飄到烏何有之鄉去了，作者有四句傷語弔之曰，嘗殺十萬敵，終身長握符，一日兵柄去，定有報仇人——

石振清夫婦被害身死，四個凶徒，先將石振清的狐皮袍扒下，又將石氏夫婦手上代的戒指等物脫下，然後將尸身抬到西院汽車房內，打算藏在炕洞裏，比即一量尺寸，放不下，楊大保道，這個後院有一眼井，不如將他們拋在井裏，然後用席蓋上，再蒙上些個土，當時便看不出痕跡，於是楊大保便將車房東間後窗折開，又將石氏夫婦的尸身抬出，先將石太太拋下，然後又將石振清的尸體擲下，彭子英尋來蘆席兩張，蓋嚴了井口，復又掩上若干潮土，郭來子搬來一張八仙桌壓在上面，諸事已畢，四個凶犯凍的手腳都疼了，跑到南屋東間，找來些爛木頭，打烘烤煖，然後由楊大保將現款三千三百元，四個凶徒先自瓜分，說是那兩個存款摺子到了馬子寅電料行內，再談辦法，郭來子道，我們謀害石師長可不是專為得財，我們責任已盡，目的已經達到，我們也該逃走了，

於是。楊大保彭子英郭來子，先自出去，趙文學在裏邊將門關好，然後跳牆出去，大胆的趙文學竟自開着車仍回頭變胡同石公館，到了公館聲稱石師長夫婦與萬二太太都到東交民巷某飯店去了，大概今天許不回來，跟車的褚德義問道，明天那兒接去呀，趙文學道，明天自有地方去接，你不用打聽了，褚德義碰個釘子，只好不往下問，次日清早趙文學就起來了，吩咐褚德義道，我到外邊洗澡去，你把汽車開到西華門內亞利汽車行，修理修理。趙文學洋洋得意的去了。褚德義喝了半天的茶，這才將車開出，前往亞利車行，走到西四牌樓南遇見一個朋友此人乃是萬軍長部下汽車隊長，名叫李憲宇，點手將褚德義攔住，褚德義一見是李隊長連忙將車停止，李憲宇便跳上車去，說道。我替你開罷，於是二人調換了座位，李憲宇也不問褚德義，便一直向東城開走，褚德義忙問道，隊長你到那裏去，李憲宇笑道，我到通州，褚德義道，太遠了，我們頭兒他叫我開到亞利汽車行，大概是有什麼應該修理的，李憲宇笑道，你真是個傻小子，你聽我的沒有錯兒，你把我送到通州，然後再說，褚德義無法只好聽憑李憲宇走罷，車已經是走過了通州，褚德義問道，我說李隊長你究竟在什麼地方下車，李憲宇道，現在業已離開危險地了，你還在夢裏頭呢，你們主人石師長夫婦，叫那楊大保他們給害死了，其中有趙文學，他們統通的都逃往天津去了，你還在石宅，豈不是白送死，跟着吃冤枉官司嗎，褚德義聽罷，顏色更變，忙問道，李隊長，您詳細說說，究竟怎麼檔子事，李憲宇道，你

知道萬軍長怎麼死的，不是因爲石師長詐降反攻，萬軍長所以被槍斃，萬二太太誓報此仇，所以派楊大保郭來子他們來到北平，謀殺石師長，現在他們總算大功已成，奏凱而回了，賸下你一個人仍在石宅，你想想你豈不成正犯了，褚德義一聽你的目瞪口呆，半天才說出口來，問道，那麼我們到那裏去，李憲宇道，趙文學告訴我，他們都在天津日租界天津飯店會齊，我們只得到天津飯店罷，石宅汽車本是軍用的機器又結實走的又快，走了兩個鐘頭，已到了天津飯店門前，車將停住，早有趙文學迎接，褚德義和李憲宇，跟著趙文學來到樓上只見楊大保彭子英等都在座，褚德義向趙文學道，你們作的事太嚴密了，我連個影兒都不知道，趙文學道，不便說了，遂向李憲宇說道，我們這輛汽車也得銷滅了，李憲宇道，日租界有個英美修理汽車行，我有個朋友，不如將這輛車賣給他們，叫他們換個樣式，誰還認識呢，趙文學道，這個法子最好不過了，

說話咱們就辦不要緊着耽誤了，當時趙文學與李憲宇開着汽車走去，直到夜內十二點多鐘，兩個才回來，趙文學向褚德義道，這件事可是關係多少人的性命，你可得多多留神，這裏有二百塊錢，你拿去作個盤川錢，簡直回家，不要在北平街上攪了，褚德義道，彼此都是至好的朋友我焉能說出一字呢，當時向衆人告辭，自回北平去了，

楊大保，彭子英，郭來子三個人，自從害死石振清夫婦，三個人一同走出萬宅空房，趙文學自行開車去了，這三個人離開前井完胡同，僱上皮車，一直來到雲龍電料行，

見着馬子寅，遂將如何謀害石振清夫婦，如何掩滅了尸身，又將皮箱裏的存摺取出看了，僞稱現款不過五百來塊，分給馬子寅二百多塊，馬子寅道，諸事辦的都好就怕將來必由這座井內發現事故，再說明天石師長他們夫婦不回去，一定有人要向前井兒胡同去調查，好好的眼井，無端的蓋上席，掩上土，這不是明明告訴人這井裏確有毛病嗎，你們那時候將他們扔下去，不如墳裏些大塊石頭；和磚瓦，把水澆過來，較比還妥當些，現在事已作差，我們迅速逃走，不然必遭捕獲，這個存摺我明天托人去取，我們明天可得早車就得離北平，楊大保等一聽馬子寅說的十分有理，各人心中都有些後怕，次日黑早趕車跑回天津，惟有馬子寅把款取出不知去向——

空房內謀殺兩條人命，當時會沒有人知道，這種理由，總是戶籍法，太欠整頓，再說就是勢力壓迫法律，中國的事情，髣髴作大官的人就不會犯法，小門小戶兒，髣髴是總要犯法的，其實大宅門兒裏，淫賭烟最是盛行。小戶人家誰也不敢公然違法，萬選才的宅子，居然就沒有人注意，又搭着這年頭兒沒法的時代，人人都操着寧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的腦想，怎麼呢，君子有度量，就使得罪他，他也不想報復，小人可就不然了，你斜瞧他一眼，他都要報復，不用說你打他一下，罵他一句了，——

石振清夫婦自那日出門，一連好幾天不回家，其實石宅號房准知道，是楊大保請去的，可是家主人失了踪，反倒不敢說了，這就是怕楊大保，他們這羣亡命徒，再說趙文

學把車開走了，難道說這不是最大證據，可是也沒有人當時舉發，僅止宣傳出石師長振清夫婦失蹤，石振清的朋友們都到石公館去探詢，誰也沒得着什麼，有他的朋友給他胞兄石朝鳳去信，大致說石振清夫婦失蹤，石朝鳳見信之後，晝夜來平，先到公館裏調查一切，已知事情不好，因為存款摺據都沒有了，然後到銀行托人調查，存款已然有人取去，朝鳳料到兄弟被害已有五成了，後來才知道，張氏弟婦，是日出門兒被萬二太太請去，朝鳳遂到前井兒胡同萬公館內調查，到了公館門外，打了好半天門，裏頭並沒有人應聲朝鳳至此知道兄弟被害已有八成了，遂向當地派出所聲明，當有巡官周元棟，詢問緣由，便隨同石朝鳳來到萬宅空房，一看是倒插門兒，周巡官派人將門開放，朝鳳等數人走入內宅，到各房檢查，恰巧在南屋東裏間拾得石振清日常所用的皮頁子，朝鳳至此已知兄弟被人謀害無疑了，立刻眼含熱淚向周巡官道，我兄弟定然是被人所害，大概尸身不能離了這宅子，請巡官格外注意，周巡官一見這種情形便知案情重大，當時派人到署裏報告，署長王金波，本是北平警察界的老錢手兒，當時趕到，同着朝鳳到各處檢查，周巡官走到那眼井旁，笑着向王署長道，大概尸首許在這座井裏，王署長看了看道，看這無端掩蓋的情形大概就在井內，立命土夫等，把土剷開，掀去蘆席，將把蘆席掀起，早聞一種腥臭之氣噴出，朝鳳早就嗚咽的哭起來了，王署長一看當然尸身在井內無疑，派人向下照着細看，明明兩個尸身在內，王署長一方面派人給公安局報告，一方給檢

查應打電話，立請檢驗，此時由公安局通知各區隊，喝，前非兒胡同可就熱鬧了，淨是巡警憲兵就是一二百名，看熱鬧的擠了一胡同兒，

檢查官來到，公安局偵緝隊長馬玉林也趕到了，當時將井口撤去，派人下去打撈，兩個尸石戶身打撈上來，石朝鳳擡尸大哭，檢驗吏詳細檢驗已畢，報稱，檢驗得已死男振清現年三十五歲，委係生前被勒身死，事後棄置井中，又檢驗得女尸石張氏現年二十八歲，委係生前被勒身死，事後棄置井中，當時發給抬埋執照，聽候嚴拿凶犯，檢查官走後王金波命朝鳳隨同到區，詳細討論案情，朝鳳遂將遺失黃皮箱等物具報署區，此時可巧公安局長鮑毓麟正丁母憂，告假回籍奔喪，但是事關統兵大員，案情自然顯着嚴重些，當時由公安局秘書長給鮑局長拍個電報，回電說從速嚴拿正凶，各區隊接了局長嚴厲回電，那敢懈怠，總務科長和司法科長立時召集區隊長官會議，研究緝捕凶手的辦法，此案最吃重的便是內五區，署長王金波，早就派人監視雲龍電料行，因為他是萬宅看房的負責之人，常日公安局密派幹員，先將雲龍電料行鋪長馬子寅之妻馬洪氏學徒馬安平，又將西四牌樓新生電料行鋪長馬振東，先後捕獲，偵緝隊會同內二區署長毀燬然。訪獲石宅跟車夫褚德義，一干嫌疑犯人，解送公安局，交司法科密秘嚴訊，北平公安局司法科長蒲志中字子雅，服務警察界二十多年，心思極細，法律精通，接到此案胸中早有成竹，親自提審，百般勸誘，據學徒馬安平供出郭來子楊大保彭子英趙文學等，會

同馬子寅密謀，假借萬公館空房，誘殺石振濤夫婦，謀殺之後，大家得贓分用，馬洪氏供出馬子寅得贓九十元，存放鋪中，新生電料行鋪長馬振東供出，並不知情，惟存馬子寅洋二百餘元，司法料派員起獲贓款，據褚德義供稱，原係第六路總指揮處汽車隊隊兵，後來隨同趙文學在石師長宅中跟車，那日主人赴城外洗澡，忽有萬軍長舊日馬弁楊大保來宅聲稱，萬軍長的二姨太太由津來平，仍住前井兒胡同舊宅，請石太太前去面商緊要事件，女主人去後，楊大保又來據說女主人索要床上的黃皮箱，女僕不知詳細。遂把皮箱交付楊大保，後來主人自城外回來，不見女主人，又聽見有人取去黃皮箱，立時坐車忽忽出門，到了夜間趙文學開着空車回來，聲說主人和萬二太太都住在交民巷了，宅內的人都未注意，次日早起，趙文學說他去洗澡令我將車開到西安門內亞利汽車行修理，他走之後，我喝了早茶，開着車赴西安門，中途遇見舊日第六路汽車隊隊兵李憲宇，強行替我開車，一直開過通州，我再三攔阻，他才說出主人業已被害，趙文學在天津專等這輛汽車，我問他主人是怎麼被人害的，他執意不肯說，我當時也沒有主意，只好隨他先到天津，後來到天津飯店，果然趙文學在那裏，見面之後趙文學與李憲宇將車賣與英美汽車行賣錢若干我不知道，趙文學送給我二百塊錢，叫我另謀他事，法官問道，在天津飯店都見着誰了，褚德義道，當時由趙文學給我介紹，楊大保彭子英，我還看見床底下放着的皮箱，就是主人所丟之物，我心裏明知道主人是他們謀害的，因為楊大保他

們是殺人的魔王，凶惡萬分，所以我不敢出首報官，蒲科長得着這樣有價值的口供，當即召集區隊官長會議，衆官長到後，首由蒲科長報告審訊的經過，王金波署長道，以我的審查，此案重要犯人都在天津，發源禍端的，一定是萬公館，事隔半月，犯人除在天津，便自遠逃了，不如即日選派幹練人員速赴天津，以萬公館爲目的地，設法調查，自能水落石出得着要領，衆官長一齊贊成王金波的辦法，當時派定偵緝隊分隊長楊恩華，內五區署員宋恩甲，帶領精幹探兵十餘名，同着眼線，石宅廚子姚某等赴津，楊恩華宋恩甲都是老於警界之人，對於辦案頗有驚人的思想，到天津之後。密秘投了公事，向來平津兩處公安局，對於辦案上，極有聯絡，況且天津公安局內服務人員很有幾位是北平警察廳的舊人，前任北京警察廳都察長景林，就在天津公安局服務，所以楊分隊長等到了天津，一切事件十分順利，天津公安局立派幹探多名隨同場隊長嚴密調查凶犯，

萬選才之弟萬選傑萬殿尊，也都是軍界中的有名人物，原住在日本租界西慶里十六號，忽然遷移不定，最近又移在法租界德隣里十號，並且僞稱葉姓，因爲這所樓房是由東馬路文竹齋經理葉琴軒給租的，選傑又與葉琴軒交情極厚，所以充作姪葉，葉琴軒與北門外玉興泰顏料莊經理耿鳳崗熟識，耿鳳崗又與德隣里經租處相好，所以代爲租妥，但是萬公館往來的人，又多又複雜，法國公部局，早就認爲有什麼重大的嫌疑！密派幹探隨時守候偵察，萬公館搬進才三天，大概因爲刺探的人不絕，又想着求耿鳳崗退租，

耿鳳崗當派夥友曹滿倉向經租處去退租，在這時候，楊隊長等業經調查出以上的情形，立時將曹滿倉捕獲，帶到公安局訊出前情，楊隊長以萬公館不應假借葉姓之名租房，又因為怎麼搬進三天又要退房，顯係與此案必有關係，立時會同公安局，知會法工部局，將萬公館圍住，施行檢查手續，當場捕獲護兵閻玉亭，郭來子，廚子郭茂德，又南開中學學生萬長生，萬殿尊獲兵黨才東，又在頤和園飯店，三十一號捕獲前陝西將領柴雲陞之弟柴雲慶，又捕獲耿鳳崗夥友劉修義，文竹齋經理葉琴軒，法租界新遠皮鞋鋪長張錫三，並夥友張玉龍等——

這一搜查嫌疑犯，把個租界鬧的很亂，其實萬二太太和萬選傑萬殿尊等重要的嫌疑犯，大概早已就借着金錢多，躲到外人安全地帶去了，留下這不够住租界的不足為外人保護的窮小子，反倒當了頂門棍兒了，——

楊隊長等當將一千人犯帶到工部局，分別嚴訊，樓閣玉亭，郭茂德，黨才東等供認在萬宅充任使役，萬長升供稱係南開中學學生，因為學校大考已畢放假一星期，素與萬老太太熟識，故在德隣里十號萬公館閒坐，至於萬宅有什麼違法之事，一概不知，法國工部局將各人的供狀問完，認為郭來子是此案的重要犯人，其餘如耿鳳崗，曹滿倉，劉修義，葉琴軒等，因係萬公館的關係人暫時羈押候訊，張錫三張玉龍，因為此案無甚關係，令其取保釋放，當由天津公安局與法國工部局交涉，即日由法工部局將衆犯解送天

津公安局，楊隊長已將破獲犯人的情形由電話報告北平公安局，次日楊隊長等押解衆犯乘坐包車來平，北平公安局當派偵緝隊保安隊，騎車隊，內五區也派了二十名警察到站照料，署長王金波，隊長馬玉林等也都到車站迎接，天到十二時二十分鐘車到東站，此時東車站內外，以及大街看熱鬧的真是人山人海，快車停住，署長王金波隊長保安隊，上車，便偵探上去三十多名，兩個人扶持一個，陸續下車，最後是郭來子，保安隊隊兵前後保護，郭來子下車之後，衆人一看，原來是個小孩子神氣，可是面不更色，抬着頭，挺着身子，向馬玉林道，先生你是隊長嗎，我有幾句話要向衆人說說可以不可以，馮玉林笑道，你是外面好朋友，有什麼話，盡管來說，有什麼事，都有我負責，郭來子笑道，謝謝隊長，說畢這句話，轉身向人多地方嚷道，諸位親友們聽着，我叫郭來子，我是何南平等縣人，今年二十歲了，我是萬選才萬軍長的馬弁，萬軍長被部下的石振清師長倒戈，萬軍長被害，萬軍長部下的人都惦記着替軍長報仇雪恨，因此我郭來子，這才設法把石振清夫妻害死，諸位可聽明白了，我郭來子可是替主將報仇，可不是土匪搶錢，主將的仇恨是報了，我郭來子死了也值，死了也痛快，其中就有大犍驢道，好漢子，馬玉林向郭萊子道，朋友，好漢子作事，好漢子當，話是交代完了，請罷，郭來子笑了笑道，走着，二十年後又是條大漢，說話之間衆多官兵圍着出了車站，公安局早已預備車輛，衆官兵，將犯人一一的扶上車輛，一直送到公安局，交到司法科，司法科

連夜審訊，審訊的結果，僅止郭來子一名係殺人正犯，正犯楊大保，彭子英，趙文學在逃，馬子寅亦爲要犯之一，現在也未弋獲，褚德義係屬事前並不知情，事後分得贓款，其餘除有關係在逃人犯之閻玉亭等暫時收押，至商人葉琴軒等皆經取保釋放贖傳，——這等謀殺石師長的重大案子，自發現之後，不過幾天的工夫，居然破獲主要犯郭來子，可見北平警察不愧稱爲全國之模範了，

各犯人的供辭訊問切實之後，公安局秘書長當即與鮑局長去電報告，鮑局長除覆電命將要犯解送衛戍司令部外，並諭令出力官兵等，由局分別嘉獎，公安局接到鮑局長電令之後，備文將郭來子押送衛戍司令部，這日衛戍司令部軍法處長將郭來子提出當堂審訊上坐軍法處長法官書記官三員，堂裏外站着衛兵四五十名，十幾名兵士扶出郭來子，帶着手鐐腳鐐，嘩啦啦的走上堂來，軍法官等向他詳細看了一番，問道，你叫什麼名字，郭來子道，我大名叫「郭友義」乳名叫來子，法官道，你是那裏人，來子道河南平等縣人，法官問，你現年多大了，來子道，二十歲，法官問，你作什麼事，來子道，我父母死的早，跟着我哥哥，我由十四歲就投到軍隊裏當隨從兵，後來我就伺候萬選才軍長，充當馬弁，直到萬軍長被人槍斃之後我才回到天津，在萬選傑宅裏服務，法官問，你好好的在萬公館當差，爲什麼要謀害石振清夫婦，還要騙去他的錢財，來子道，我不是專爲圖財，因爲我們萬總指揮被敵軍俘擄去了，願軍長命萬總指揮招致本路軍隊

投降，萬總指揮以爲石師長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人，他就應許了顧軍長寫信招降本軍，豈知這邊已將石師長陞了第六路總指揮，佔了萬軍長的他位，石師長竟貪圖了榮華富貴，他就行出忘恩負義的事來了，他見了萬軍長的信，他不但不投降，他到借着投降的計畫，他臨時來了個反攻，你去想想人家顧司令還有個不把萬軍長槍斃了的嗎，萬軍長之死，實在是死在他的手中，所以萬軍長手下的官長們，大抱不平，都想着替萬軍長報仇雪恨，法官問，你怎麼和楊大保彭子英他們同在一處去行凶呢，來子道，楊大保是萬軍長的二太太的外甥，他說二太太要想給萬軍長報仇，所以約我一同進北平，法官問，你們將石太太誑到空房，怎麼騙取的皮箱，來子道，那是楊大保出的主意，法官道，你分了多少錢，來子道，我分了一千塊，法官點了點頭，又問，那麼你們又把石師長騙來，是誰下的手，來子道，我們四個人，兩個人勸一個，法官冷笑道，你口口聲聲說是爲萬軍長報仇，爲什麼要劫奪人家的鉅款，既是劫財，就不是俠義行爲，這等行爲就得按照圖財害命的法律辦理來子道，我們本來不是爲財，專爲替主將報仇，不過臨時楊大保聽石太太說有錢，我們才想把他的錢弄到手裏，法官道，你們仍是見財起意，這就和那替主將報仇的意思相差太遠了，比如你們對於石師長分文不取，連他皮夾子都不要，純然是出於義憤，替主將報仇，報仇之後自行投到法廳，請求判罪，那才是俠義的行爲，國家法律上有原情之說，或者還可以不至償命，若按照你們這種行爲法律上確實認爲圖財

殺人，法律條文斷沒有絲毫未減的，我還要問你，現在楊大保幾個人都到那裏去了，來子道，我們自從逃回天津，我主人萬選傑問我因為什麼去了六七天不回公館，我說有病，住在醫院了，他說我一定是荒唐去了，他給我寫了一封薦信，命我到汝南去投，法官道，你既上汝南爲什麼又在天津被捕，來子道，我到汝南投信之後，那位大人又給我主人寫了一封回信，叫我送到速回，我回到天津，我主人却是很獎勵我，賞給我二百塊錢，誰想到正在萬宅住着，打算在天津玩兩天，可巧被警察將我捕獲，或者是石師長的魂靈兒纏繞着我哪，法官問，楊大保藏在那裏了，你可以切實供出，來子道，自我赴汝南就沒見他們，我回到天津也沒見着他們。法官問，你得了一千塊錢你都用到那裏去了，來子道，一千塊錢倒叫彭子英女人搶去四百元，我到汝南又叫朋友花去三百多元，其餘我都花了，新近我主人給我的二百元，我還有一百七十幾元，法官問到此處，歎口氣道，下等粗人事理上太不清頭，可憐，下去罷！

俗語有句話「要作人上人，須下苦工夫」言其一個人，要想作官，或是要享大名，須得下苦工夫去讀書，換言之打算作個好人，也得有作好人的學識，如今不識字的英雄，原其心却是不壞，可是作出來事，不是害民就是誤國，那也就等於郭來子了，

郭來子本來是個沒有知識的傻孩子，不幸染了前綫上的兵習，以殺人當作兒戲，又染了水滸傳小說的餘毒，並不知道，萬選才究竟爲什麼被槍決的，是死於忠，是死於義

，是死於不忠，是死於不義，石振清代理第六路總指揮，是徇於主將之私投降敵方對呀，還是忠於職責反攻的對，自己沒有判斷是非的知識，就聽旁人的口氣，自己就冒熱氣，又加上思夫情切的萬二太太那幾句掀動，感情的話，楊大保再一恭維他是個俠義英雄，可就把個傻小子送了命了，要以郭來子的供詞考求，主動人萬二太太孫氏，和主謀動手行凶的楊大保，現在總算是逍遙法外，還許逃到中國領土而中國沒有主權的地方，享受海濱快樂的生活去了呢。

郭來子自經衛戍司令部，軍法處長親自提訊，來子侃侃而談，直認勸變石振清夫婦，得，儀分不諱，這案子就算完全明瞭了，殺人正犯確定是郭來子，楊大保，彭子英，趙文學等，馬子寅雖然不是下手行凶之人，主謀分贓，情節也很重大，郭來子的供詞經軍法處詳加討論，確係犯了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條，第一款二個死刑罪，自應處以死刑，軍法處長會同軍法官將案情，及郭來子供詞，連同觸犯刑法條文的證明，繕妥公文呈請于司令閱看，于司令復加一番審查，于司令爲慎重人命起見。不敢居然執行，打疊好了公文，派員資呈張副司令。請示辦法，張副司令又交到總部軍法處審查，然後由副司令覆電北平衛戍司令部。略謂，郭來子（即郭友義）同謀害死石振清夫婦二命，係犯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條，第一款二個死刑，依法合併處一個死刑，此令，衛戍司令部接到上項電報，立刻擇定二月二十八日將郭來子執行槍決，事前貼出許多佈告，原文照錄如下。

爲布告事，查北平市公安局獲送謀殺石振清案，正凶郭來子，（即郭友義）一名，經本部軍法處訊明，該犯夥同凶犯楊大保，彭子英，趙文學等，將石清清夫婦，誣至萬宅空房謀殺，得財僥分，自認不諱，除逃犯楊大保等通令嚴緝發案，再行究辦外，該正凶郭來子，實觸犯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條，第一款之罪，應依該條判處兩個死刑，並依刑法第七十條，合併執行一個死刑，茲於本月二十八日，將該正凶郭來子一名，驗明正身，執行槍決，以昭炯戒，合行布告，俾衆週知，此布，

計開

槍決正凶郭來子即郭友義，一名，年二十歲，河南平等縣人，

郭來子自判定死刑之後，便押在特別監獄裏頭，特加派憲兵六名輪流看守，當兵的弟兄們，都說他是條漢子，大家都送給他吃喝，郭來子也很明白，在監獄却能嚴守規矩，常向人說，本人此次殺死石振清夫婦，實爲替主將萬選才報仇，今日雖死，亦所甘心，但是不明法律，不應聽信楊大保的話，夥騙石振清的錢財，這總是我年輕無知，誠屬是我替主將報仇上的一個污點，他又說，有人疑惑我姦汚石太太，那等畜類行爲，不是我郭來子辦的，石師長夫婦跟我沒有私仇，焉能辨那沒有人格的事看守的人聽了他的言語，愈發的憐憫他，除去身帶刑具之外，却是沒有受苦的地方，

二十八日早晨八點鐘，看守的人役和兵士，都說道，郭來子你的罪算是滿了，法官

傳你點名了，郭來子道，好了，好了，弟兄們，下世再見了，說話之間，便有幾名兵士將他扶出去，來到堂上，法官問道，你是郭來子，郭來道，是，法官道，你聽着念你的口供，書記官便擎起公文，高聲朗誦的把郭來子的口供念了一遍，法官問道，你聽明白，現在依法處你死刑，你屈不屈，郭來子道，我替萬軍長報仇，大仇已報雖死甘心，不屈，法官點了點頭道，好漢子，便喝令兵士道，綁起，兵士等一齊應聲道，綁說話之間，過來十幾名軍士，把着郭來子兩臂，另有兩名軍士先將郭來子的手銬鎖頭開開，跟着就將手銬退去，那把臂的軍士立刻用力將郭來子兩手擰到背後腕子搭腕子，又有一個軍士，用一條苧麻綫拈的白繩子，套好了郭來子的右腕，繫了個扣兒，然後才由兩腕中間掏過來，緊緊的又纏住左腕，後又將繩子分開兩股，再將兩腕交搭之處來回纏了五繞兒，臨完繫了個死扣，留下二尺多長的繩頭兒，爲的是擁護的人，有個拉頭兒，法官標了招子招子上寫着決犯一名郭來子，此刻郭來子身穿一件灰色棉布袍，禮服呢棉鞋，青色毛襪，青緞小棉襖棉褲，面不更色，仰天狂笑，後又向法官說道，郭來子今天死了，倒是很痛快，死的也有價值，不過是我自幼跟着我哥哥長起來的，請法官格外施恩給河南平等縣郭家莊郭友仁去封信，叫他知道我業經死了，免的他時常想念我了，說到此處，後又乾笑幾聲，熱淚潸潸流下，法官連連點頭，說道，郭來子你放心罷，這件事必然替你辦到了，郭來子道，謝謝法官，來世再答報罷，法官道，時間已到，押出

期，世界民族戰鬥最激烈的就屬歐洲，看過西洋歷史的類能指出事實來，現在歐洲已然進化到，本國人絕對沒有互爭互殺的事情了，最近更進化到對於領土也不肯輕意用武力，觀夫英國對於印度，法國對於越南，日本兩大政黨之爭，不論如何斷不肯用武力，只有以政治手腕來解決，更有人提倡廢除死刑，他們的思想並不新僻，就是本乎人類的原則，「貪生怕死」我國號稱世界文明祖國，就是這條兒可是叫歐洲人給邁過去了，我們現在的情形，還髣髴他們百年前的時代哪，此則可不知歐化先生們懂不懂，——

人類在貪生怕死之外，發生出一種特殊的習慣來，什麼呢，一個人也可以不畏死，但是不畏死的事實，必須得與大多數人有益，這種死就說是仁，或說是義，如同基督教死在十字架上，為的是普救衆生，釋迦佛放着國王不作，沿街托鉢要飯，為的是普度衆生，這便是個仁，楊業爲衆族死於蒙古，聶士成死於天津爲抵抗日本，這是義，若是專爲各人富貴尊榮，或死於刀彈之下，或死於積勞，那是私，說不上是仁，是義，郭來子本是盜匪行爲，又爲一個軍閥而死，去俠義二字太遠了。不過我們中國人具有真實學問的人太少，他便認成郭來子這類人，是替主報仇，硬說郭來子是個義士，這種思想絕對的還是封建思想，家族主義的腦子試問萬選才在我們民衆之中，是個救世菩薩呀，還是個殺人的魔王，若是位菩薩，那麼郭來子替他報仇，便是替民衆出氣，若是個魔王，民衆之中死了一個禍害，他替禍害報仇，豈不是給我們民衆添惡心嗎，可惜我們同胞的知

識太淺啦，所以竟認成郭來子是個俠義的男兒，因為心理上有這觀念，所以才空街空巷的都站在大街上觀看郭來子，又有人說，堂堂的一位大總指揮，千軍萬馬不能死他，飛機唐克車也不能死他，竟死於二十歲的郭來子之手，而郭來子亦可自豪矣，所以才有觀看他的理由，總之中國人缺少時間上的工作，遊手好閑的人多，好看熱鬧是真的，——

郭來子的囚車，出了府學胡同東口向南順着東四牌樓大街行走，行到六條胡同口兒，郭來子要了一支炮台烟吃着，走到東四牌樓十字路口兒，郭來子大聲嚷道，諸位弟兄慢走，我說幾句話，押令副官發話，暫停前進，郭來子便對觀衆嚷道，諸位老鄉聽明白了，我郭來子是替萬軍長報仇才殺的石振清，石振清是忘恩負義的人，我郭來子不是土匪，是替主人報仇，諸位要是瞧我是個好朋友，請衆位賞我個好兒，觀衆立時嚷道，好哇，郭來子大笑道，俺郭來子死了也不冤了，囚車自十點鐘出發，順着東四牌樓，行至東單牌樓郭來子又演說了一回叫好的聲音聽出很遠，招的外國人都出來看熱鬧。義國兵也都站在牆上瞧看，沿途之上又有照相館和報館隨着照像，囚車順着東單牌樓往西走東長安街，通過西長安街，走到西單牌樓，郭來子又演說了一回，並向緞綢店要了一條大紅綢子，圍在脖子上，又向鋪戶要了兩碗茶喝，又由西單牌樓，出宣武門，走到菜市口又演說了一次，虎坊橋，珠市口大街，天橋等處，郭來子都有演說，那種喝采的聲音真能轟出幾里地去，囚車過去之後，隨着看熱鬧的人，總有四五萬，體面點兒人和一般婦女

兒童都站在兩旁觀看，所謂人山人海，真算是名符其實，觀衆之中的議論，大半都說郭來子是個好小子，能夠徒手殺却一個大軍閥，又有說的，郭來子能夠替主將報仇，比那倒戈將軍的人格強的多，議論紛紛，還好沒有罵的，比上當年某大老出殯，看熱鬧的人都嚷着埋死狗的那種語氣，兒總算強的太多了，——

天到下午一點多鐘，囚車才到先農壇東牆根行刑場，此時外五警察署，已派巡警多名在刑場照料，法官人了公座軍士等，把郭來子慢慢由車上扶下，走到官座前一跪，法官在招子上輕輕點了一個紅點，喝令行刑，只聽警察亂嚷鬧人往後，此時馬隊步隊業已散開取包圍式，三面圍定，滿都面向外，雙手擎着槍作預備放式，看熱鬧的人，黑壓壓站出一二里地去，此時可是一點聲音沒有了，軍士們擁着郭來子向東走了十幾步，離着墳牆不遠，有個軍士叫道，朋友跪下罷，郭來子跪下，衆人看的真切，忽聽轟然一聲，可憐這個替主報仇，誤作盜匪，名宣報紙，聲聞全國的一個青年郭友義，一縷靈魂直奔九霄雲外去了，

外五區備棺把郭來子尸身裝殮起來。抬到永定門外義地埋葬，一坯黃土之前，石碣之上刻着平等縣郭來子之墓，留作好事者之談資，文人之筆記而矣——作者述至此，這石師長振清夫婦被害的案子暫作個結束，一俟正凶楊大保等就獲定案後，再爲讀者續述評曰，萬選才以一總指揮竟陷於敵陣被俘，足見他勇而無謀遺誤軍事，古人云犬吠

堯王各爲其主，爲將領者，理應被擄授首，斷無投降對手方之理，所謂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者也，選才被俘後卑詞請降。實屬喪盡人格，大失軍人名譽，尤復勸其部下倒戈，是成何心哉，石振清不從命的是軍人本分，但是理應以忠直之言，大仁

大義覆告萬選才，使其絕望，使對手方知萬選才的是真降，石振清絕不倒戈，蔣總司令亦不枉殺降卒，此爲兩全之策，乃石振清不此之務，躊躇復躊躇，迨至接到總部向前攻擊之命令，本人已失自主能力，只有會同友軍反攻之途路，更因總部將計就計，施以詐術，萬選才落個無信，對手方焉能留此內患，其死也宜哉，石振清接統第六路軍隊便應向部下詳述暫代理由及不可倒戈的要點，並應派人安慰萬氏家屬，表明心跡，彼亦不此之務，居然接授新職自鳴得意，其爲自誤也，早已伏有殺機，以後失去兵柄，更應向萬氏家族伸言前次之誤，事機已過，徒思隱於經商，豈知何者隱身於後，其死也，不亦宜乎，惟萬氏家族不知責己只知責人，孫氏思夫情切，揚起報仇之念，楊大保因其姨母間接之憾，遂以殺石自任，郭來子更屬盲從，殺人越貨自稱俠義，豈非厚誣荆軻聶政之流乎，如來子之行爲謂爲俠義，是則中國之道德實應打倒矣，作者憫吾人之乏常識，明世間之理解，徒自犧牲性命，殊爲可憐，故有此編，作此以警愚氓，而示愚者一條明路，或有益於社會人心乎，或供法律家之參考乎，願海內賢達有以指教之也幸矣！

民國二十年三月十日市隱著於北平蟄廬

編輯者 市 隱

發行所

宣武門外南柳
馬仲安住所
巷永興寺廟內

全一册

定價大洋二角

堯王各爲其主，爲將領者，理應被擄授首，斷無投降對手方之理，所謂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者也，選才被俘後舉詞請降。實屬喪盡人格，大失軍人名譽，尤復勸其部下倒戈，是成何心哉，石振清不從命的是軍人本分，但是理應以忠直之言，大仁。

大義獲告萬選才，使其絕望，使對手方知萬選才的是真降，石振清絕不倒戈，蔣總司令亦不枉殺降卒，此爲兩全之策，乃石振清不此之務，躊躇復躊躇，迨至接到總部向前攻擊之命令，本人已失自主能力，只有會同友軍反攻之途路，更因總部將計就計，施以詐術，萬選才落個無信，對手方焉能留此內患，其死也宜哉，石振清統第六路軍隊，應向部下詳述暫代理由及不可倒戈的要點，並應派人安慰萬氏家屬，表明心跡，彼亦不此之務，居然接受新職自鳴得意，其爲自誤也，早已伏有殺機，以後失去兵柄，更應向萬氏家族伸言前次之誤，事機已過，徒思隱於經商，豈知何者隱身於後，其死也，不亦宜乎，惟萬氏家族不知責已只知責人，孫氏思夫情切，揚起報仇之念，楊大保因其嫉母間接之感，遂以殺石自任，郭來子更屬盲從，殺人越貨自稱俠義，豈非厚誣荆軻聶政不之流乎，如來子之行爲謂爲俠義，是則中國之道德實應打倒矣，作者憫吾人之乏常識，明世間之理解，徒自犧牲性命，殊爲可憐，故有此編，作此以警愚氓，而示愚者一條明路，或有益於社會人心乎，或供法律家之參考乎，願海內賢達有以指教之也幸矣！

民國二十年三月十日市隱著於北平墊廬

編輯者 市 隱

發行所

馬仲安住所

宣武門外南柳
巷永興寺廟內

全一册

定價大洋二角

